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經筌卷十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汪鏞

謄録監生臣翟灝

春秋經筌卷十

宋　趙鵬飛　撰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即位義見隱元年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義見桓十四年

三月作丘甲

周禮九夫為井三十六夫為邑四邑十六井百四十四夫為丘四丘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為甸甸實百井蓋九百夫之地其中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兵定出賦者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共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作丘甲是使丘出甸賦百四十四夫之間出三甲爾說者疑魯必不驟加四倍之賦為臆度之論曰使丘出一甲而已且經書丘甲是

賦甲矣安知其為一甲若以丘出一甲則於文不明聖人立文不如是之辭不達也周禮大國五百里記曰成王封周公地方七百里其實五百里記禮者合附庸而言之五百里之疆以甸計之甸方八里旁加一里方十里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為十六甸方四十里四都為六十四甸方八十里旁加十里方百里為一同五同之地為三百二十甸甸出三甲為甲士九百六十人甸出步卒七十二為卒二萬三

千四十人卒二萬而甲士不及千人則精悍少而冗卒多戰無以必其勝故增甲士焉若以為丘出一甲則是甸出四甲三加其一而已甸加一甲纔增甲士三百二十人魯既患兵弱不足以備齊故重賦以益兵而益甲士三百二十人何補於彊弱今四倍之則為甲士三千八百四十人步卒二萬甲士三千則可以守可以戰合步甲二萬七千二百四十人以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則魯纔有二軍焉孟子告慎子之言

則曰周公之封於魯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以軍制考之則百里纔為六十四甸步甲合四千八百人無半軍之衆於制為不合所為方百里者五則魯之故封也則夫封國之制當從周官為正而王制孟子之説疑夏商之制也故予以周官封國丘甸之法考之而成公之情見矣蓋成周鄉兵之法務為不敗而已非志於決勝也故步卒衆而甲士少今成公期於勝齊故增甲而不增

步精悍多則果於必勝也今作丘甲甲既彊明年遂為鞌之戰大敗齊師則作丘甲誠若有功於魯矣嗚呼先王寓兵於農所以保民也豈期於鬭忿哉故甲少步多所以為自守之計成公即位之初未有一言之令以靖國利民首增甲士以擠民於死地逞一己之憾亂成周之制可勝責乎故聖人書曰作作者創作也誅作俑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魯固齊之與也宣之末年怠於事齊公孫歸父如晉叛齊也未反而宣公卽世歸父奔齊魯固篤於親晉矣晉蓋疑歸父在齊魯必有二心於齊而魯亦疑晉之不已信也故為赤棘之盟赤棘晉地魯蓋果於絕齊志於求晉故絕而求盟焉明年齊伐我北鄙而四卿會晉師為鞌之戰其謀蓋定於赤棘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王者無敵於天下周衰王靈不振動而取敗無敵之

勢微矣而春秋尊王之書不以其勢微而廢無敵之義故每避就其文以存其義王師伐戎為戎所敗而聖人不與戎之敗王師也書曰王師敗績於茅戎若王師之自敗焉所以存周室也不書戰見王者無敵不地以志天下皆王土其尊王也至矣尊王所以責天下諸侯不能敵王愾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魯貳於晉久矣而齊未遽加兵於魯者蓋望魯之或改而事齊也齊頃不義於四鄰諸侯皆哆然外之獨魯宣以援立之故不敢忘惠公之好而折節事齊蓋亦不情矣末年命歸父如晉其叛齊之跡已顯而齊不察見歸父之來奔猶以為魯之未絕齊也既而成公立臧孫許及晉侯盟於赤棘始知魯決然無齊故有北鄙之伐焉頃公驕傲結憾於諸侯晉衛既以仇齊今又貫怨于魯其名鞌之敗非不幸也蓋自取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新築衛地戰於衛則齊伐衛也凡戰以被伐者為主故以衛主之學者不考聖人所書之文憯然從傳故謬以為孫良夫伐齊豈有衛伐齊而戰於衛地戰不主被伐者而以伐人者為主也宣十八年衛世子臧同晉伐齊故齊有新築之師以報前日之役理所必至然齊不伐晉而伐衛者蓋怯晉之彊而不敢加也

前日伐魯今日敗衛二國之憾益深矣雖不伐晉魯衛能不求晉以報齊乎六月有七大夫之出同怨同疾宜齊之不免哉戰書及敗書師春秋之常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鞌之戰所謂用大師爾以四國之七大夫而敵一齊侯雖頃公橫逆有以召天下之兵而大夫之専恣亦

甚矣驕傲不悛以犯諸侯之怒者齊也威柄下移而
啟大夫之横者四國也齊侯不義而四國之君不智
春秋葢同一貶焉頃公驕蹇自恣即位九年未嘗一
同諸侯會盟葢自以爲中夏之彊侯其視諸侯蔑如
也時聘之使不出齊境伐莒者再伐魯者一抗晉兵
敗衞師諸侯怒目疾視直將赭淄青爲墟矣雖報怨
之心人情所不免而晉魯衞曹亦有君乎國之大柄
莫重於軍旅空鄉遂之兵一聽於大夫内得三軍之心

外有勝齊之功奏凱而還邦君何以制之吾是知魯之三家晉之六卿衛之孫甯其暴横蓋成於此不可不察也晉衛猶爾而魯兵一出四大夫接軫其横一至是哉以軍制考之魯蓋有二軍吾於作丘甲既言之矣於是三家曰彊季氏當國叔氏次之二子將上下軍臧孫許佐行父公孫嬰齊佐僑如亦猶晉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也許蓋文仲之子而嬰齊叔肸之子二子皆他族故不得專而

孟氏則仲孫蔑嘗為袁婁之盟實睦於齊而不在其行也行父僑如將二軍以出則魯盡境以扼齊矣聲兵扼齊其故安在蓋宣公之世專任東門氏仲遂及歸父父子秉政三家側目久矣今歸父如晉未至而宣公即世歸父知不容於三家疑其脅齊而扼已也故固疾於齊期於必勝而後已此所以季氏叔氏偕行也嗚呼無事而克齊猶懼其横況各為已謀乎其克齊以為魯功吾竊以為魯之禍也聖人列序諸大

夫非褒也葢不書其名無以見其横凡春秋之法書主將而已今併其佐而書之所以著其恃衆以逼齊也雖然齊之敗則有以自取而春秋之書戰惟被兵者為主鞌之役以七大夫主之葢主戰所以與其有詞今齊見伐而不得主戰則聖人不予齊亦明矣易曰自我致冦又誰咎也齊頃之謂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如師己盟惟名陵袁婁而已名陵之盟志其服袁婁

之盟志其辱故屈完之來首曰來盟若前定焉以齊威之義不服則已既服則盟無不得也國佐之來且曰如師得盟與否未可知也七大夫之橫敗齊于鞌蓋已無齊矣鞌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如鞌而不得盟七大夫攻之而不置及袁婁而後盟之其為辱大矣雖齊頃之辱有以自取而大夫之暴橫不其極歟故及盟者七大夫而聖人不序曰己酉及國佐盟於袁婁不出主者之名所以抑其橫再出國佐

之名所以伸其辱也王者之師務服不務勝敵拒命

則進以示威敵服辜則退以示懐齊既服矣而諸大

夫迫人不已及袁婁而後聽其盟是豈義師哉極其

忿而後已與召陵之盟不其異乎故聖人亦異其文

所以見善惡之别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聖人於春秋因人情而立文者也文立而情露情露

而褒貶見故春秋之作凡以治人之情而已吾於歸取之義見之內取外邑曰取外取內邑曰取而內自取內邑亦曰歸外自入其內亦曰歸所謂因人情而立文者也外歸內邑始侵而終反之彼其願償我也故曰歸齊人歸我濟西田是也外以人之邑與人外之意也順其意而書之亦曰歸晉人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是也外以邑賂我彼樂於賂而無吝也亦曰歸鄭伯使宛來歸祊是也內取外邑彊以力奪之

也故曰取取鄟取根牟是也外取内邑亦彊以力而見奪則亦曰取齊人取讙及闡是也外侵内而取之宜其曰歸矣而亦書取何哉葢彊其所不欲償也取濟西田與今取汶陽田是也濟西之取以賂而汶陽之取以戰濟西汶陽皆齊之所不欲償而魯以賂與戰而彊復之則不得不以取書今吾有璧不幸亡之有一人焉得吾璧而不有自挈而償我則安得不謂之歸哉得吾璧而不我歸吾往責之而後償則安得

不謂之取此歸取之辯也而說者見書取因以為汶陽非魯田詩云汶水湯湯魯詩是也汶出萊蕪入濟西為齊南為魯水南曰陽則汶為魯田也審矣或者魯初無失汶陽之事故遂以為齊田且內取外邑必係其國如取邾田自漷水是也安有齊田不係之齊哉然不書失田之故者或失在春秋之前矣或失而魯史不書聖人亦安得而益之君子觀其取之之故亦足以見襃貶其失之之故在所不問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嗚呼機會之失為損大矣楚鄭侵衛晉失機也晉自文襄以降世嗣霸統成公靈公庸懦無立猶時出而主諸侯景公之興適當楚莊之方張無以施其一二宣十八年楚子旅卒共王即位未能和諸侯晉不於是時修文襄之業號名諸侯以盟于兩河之間反陳鄭於既靡和齊魯以抗楚乃區區修一朝之忿而助魯衛以逞憾於齊齊何足計哉不圖宗諸侯以擴強

楚乃摟諸侯以闘私怨則楚鄭侵衛晉致之也既而楚勢益張會魯人戰恐公及楚大夫為蜀之會卒之天下諸侯自河以東一舉而屬楚是雖魯成之罪而晉之責為重也或者不遠責晉魯而近責鄭鄭固久從楚矣為桀吠堯無足誅者聖人之意蓋輕誅鄭而重責晉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魯衛皆南逼於楚楚侵衛則兵將及魯矣故公恐而

為蜀之會所以潛服於楚而逆弭楚兵也公以千乘之君而敵楚之一大夫其為辱大矣春秋顯書之不為之諱亦足以見聖人之深疾乎魯也前月四大夫並出盡其怒以拒於齊快一朝之忿而已不知彊楚之議其後也楚之侵衞必以齊君致之矣齊既不容於諸侯則南求楚楚為齊報怨而魯衞實肇之兵首宜其先受禍也魯無前日之戰則必無今日之辱矣幸楚聽其屈服而遂弭兵則蜀之會猶為幸也庸恤

夫辱哉凡諸侯之子稱公子以父稱公而子為公子也楚既稱王安得曰公子吾於莊二十三年荆人来聘蓋嘗論之以為楚降王稱子本其自稱以通中國之辭於此尤足以証之且嬰齊不稱王子而稱公子則其君豈自稱王哉其稱王者臣子謚之也戰國之世諸侯皆稱王而趙武靈王獨不稱王天下宗之則不稱王者楚之利也彼方求諸侯於中夏肯自稱王以犯諸侯之惡哉今觀書公子嬰齊之事則其君不

自稱王也明矣彼其卒而稱共王者臣子尊之亦由

趙武靈王初不稱王而曰靈王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蜀魯地也公及諸大夫盟于蜀則公志乎爲是盟矣公志爲是盟則魯主之乎曰魯安敢加楚哉楚主之也獨公爲志乎受楚盟爾已受楚盟君子所不責不足誅也今率天下而胥爲楚其罪可勝誅乎内不書

公而外出大夫之名大夫抗也惡在外也及齊高傒盟是也内不没公而外書人公自辱也惡在内也公及莒人盟於浮來是也蜀之盟浮來之比耳魯内闕私忿而外招寇寇至矣則匍匐請服之不暇夫已服於楚在所不恤而摟諸侯聽命於楚其罪何逃蓋魯獨受楚盟則疑晉率諸侯而問其故先奪晉援率諸侯而從楚焉陳鄭固楚之與而齊秦宋衛曹邾鄫則非魯號名之亦未遽偕為左衽也此聖人所以不没

公暴其恥而重其誅乎秦先宋先陳先衛先鄭衛宋二君斬然在喪可辭而不辭也齊次鄭儼然大國可拒而不拒也冒喪而從盟自辱以從楚皆在所誅也雖一貶稱人觀其先後之序而罪之輕重見焉然未若魯之惡為甚也以司寇之典責之魯當服上刑齊次之宋衛又次之而諸侯不得已也此春秋之法所以寓司寇之典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冬從楚而春從晉冬盟鄭而春伐鄭何諸侯之不自安且不信也彼諸侯不安諸侯不信誰任其咎哉霸主不作也鄭之從楚久矣使晉有志於抗楚服鄭曷若移伐鄭之師於鞍之役乎移七大夫之勢而迫楚則楚必怖移七百乘之兵以伐鄭則鄭必服其怖齊也孰若怖楚之為利其服齊也孰若服鄭之為功兵力既盡於齊楚人乘隙而逞諸侯既已屬楚而區區摟諸侯從楚之餘而為伐鄭之役宜其不能得鄭也

然幸諸侯不遂爲楚服反而從晉是亦晉之幸而中國之福矣故聖人之復舉而爵之所以伸霸主之威而幸諸侯之能自反也宋衛二君踰年稱爵禮之常也彼其未葬時未及五月爾稱爵踰年之君也豈計葬不葬哉衛子盟于洮既葬矣特未踰年也故亦稱子用是知宋衛稱爵旣踰年也非過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欽至於廟也說者以為危之蜀盟何以不危於此反危之吾欲聞其說

甲子新宫災三日哭

新宫者宣公也何以不謚神主未入宫也喪畢則主入廟喪二十有七月而畢今二十有八月何以未入廟未祫也禮喪畢則因祫祭而奉安新主于宫今宫成而未祫主未入乎宫也故不得書謚然則何以書以三日哭而書爾禮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若主

未入宫先君實未居而哭之非哀先君也實自弔也

自弔安得為禮哉以為天不佑宣公而新宫災鑿矣

僖宫災其亦譴僖乎桓公之惡尤甚于宣天何不於

新宫而致災及既毁而後災也天無乃重於宣而輕

於桓歟况神主實未入宫而災其於宣何傷哉聖人

之書為禮之失而已不為區區之應為神也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古者諸侯繼世喪葬畢則以士服見於王王賜之𩍿冕然後朝于鄰國以繼好結信禮之經也今成公釋禫不朝王而朝晉此何禮邪春秋諸侯以彊弱為判何有於禮宣公受位於齊故喪畢則朝齊而不朝晉成公受制於晉故喪畢則朝晉而不朝齊則夫相朝之禮顧所畏者先之匹敵以下有所不朝而況周室之微哉彼其狎諸侯而不復朝君子在所不責聖人書朝晉之事凡以責其偃然無王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鄭之伐許自撤藩蔽以開楚寇也以職方考之許逼近於楚楚越許而後至鄭許弱不能抗楚折而從之君子不責恤其弱也而鄭固中夏之次國以許為蔽而北事晉連諸侯以抗荊楚楚亦未遽得鄭也今鄭無謀亦折而從楚又連年伐許扼許之小而肆其毒許鄭唇齒也許亡則鄭亡曷釋許以為外扞固鄭之利也乃區區逼許不已其後許畏鄭益甚遷入楚地

遷於葉又遷於白羽又遷於容城逼近楚都所以倚楚而抗鄭鄭既失許故楚兵一出則直履鄭郊楚患益近故襄公之後鄭多入楚歲有晉楚之兵腹背受敵水火交熾而鄭特如在鼎之魚耳其患皆起於伐許而自撤藩扞之故不可不察也故聖人於鄭伐許之事始終詳之所以誅鄭之無謀而臏中國内固之勢也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圍邑不繫之國內邑也何用圍之也棘汶陽之邑爾前年以鞌之戰而取汶陽田汶陽之民葢不降於魯然汶陽故魯民而復歸魯何以不服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宣公改助而稅成公以丘賦甲為其民不其難哉汶陽之在齊助而已甸賦甲而已今歸魯而用魯制則一定其稅而四倍其賦彼何以堪之宜其悖然而叛也民叛而

圍之孰若輕賦而民自服故圍棘之事聖人之所深疾特為内諱而婉其義爾故不書叛然書圍則叛自見民叛則不安於魯可知矣此所謂微而顯者歟

大雩

義見桓五年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僑如專魯郤克專晉良夫專衛鞌之戰葢已著矣今僑如圍棘而克良夫伐廧咎如葢胥傚而興徒役立

武功以攘國柄而已棘叛而圍之猶曰有辭而㢘咎
如何足誅哉彼徒見僑如圍棘若有功於魯故亦伐
㢘咎如而建功於晉也棘汶陽之叛邑而㢘咎如潞
氏之叛邑魯得汶陽而棘叛棘内邑也則僑如圍之
猶曰為國晉得潞氏而㢘咎如叛咎如夷也郤克伐
之胡為乎哉二子不自咎其所以致叛之故引其君
而和其民乃務專兵以立已功吾見其有專兵之罪
未見其有尺寸之功也若衞孫良夫尤無益於已而

有損於國蓋亦象郤克之為而不自知其見役於人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聘所以致好盟所以質疑假修好而質其疑君子何取哉晉衛二國俱聘於魯不為不厚矣既聘而繼之以盟此何意邪魯成違齊而事晉初蓋睦於晉衛鞌之戰可以見矣既而楚師侵衛公懼楚兵之及魯也

於是為蜀之會為蜀之盟率天下諸侯叛晉而歸楚
晉實憾之衛固睦於晉然纔被楚兵則亦從魯而歸
楚晉能無慊乎及伐鄭之役魯衛雖外楚而復為晉
晉實疑之故未幾而公朝晉媚晉以雪前日之過也
而衛良夫亦從晉伐廧咎如悦於晉以求容焉魯蓋
因衛以從楚衛亦因魯以叛晉二國均得罪於晉也
今晉報公之朝以使聘魯道出於衛衛疑魯侯之責
已以洗其慾故亦以使聘魯蓋破其謑而窒其譖也

則夫二大夫之至魯能無辯乎故既聘而各盟魯君盟其疑也晉之盟疑其貳於楚而衞之盟疑其貴衞以誑晉也是二者不可同日而語故以二日盟之各盟其疑而已然則此公之過歟抑二子之抗也曰公之過則然爾而盟非公所欲二子各以其私意要盟故以二子抗公為文沒公而不書非若蜀之盟內書公而外沒大夫之名也二子之盟蓋非君命各因其便而要盟故不繫之國且書使非若鄭伯使其弟語

來盟書使而且繫之君也聖人一字去取褒貶白白吾恠學者求之淺而不得其旨故極言之而二子之情蓋無以易吾言也二子之情露則褒貶定矣

鄭伐許

鄭以許而抗楚是志於為中國也今伐許而親楚是志於荆蠻也聖人亦因其志而定善惡焉故曰鄭伐許外之也餘義見公子去疾伐許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通嗣君也禮諸侯世相朝所以繼好結信春秋之世以彊弱為判齊晉大國宋不敢不朝匹敵以下固未嘗朝也聘已為腆矣聖人志之凡以志其任勢而廢禮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左氏曰歸叔姬也叔姬不令於杞杞伯將出之彼直歸叔姬則疑魯用叔姬之讒以疾於杞故先朝于魯

而言其故焉故明年叔姬來歸嗚呼春秋之世夫婦之道絕矣舜之刑于二女文王之刑于寡妻斯道安在哉觀諸此君子能不傷今而思古乎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三年公如晉旣而荀庚來聘報公之朝而且要公盟公之辱也公固辱矣然猶懼荀庚還而有辭于晉以雪其抗故今又朝之其兩朝于晉皆以蜀之盟叛晉

從楚之故也嗚呼一舉之失連歲朝之而不能洗吾見其甚辱且辱矣不責其禮也

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鄆即汶陽之一邑也以田言之曰汶陽以邑言之曰鄆前日棘叛而圍之今日鄆貳而城之此皆初稅畝作丘甲之故也魯有二鄆一近莒曰東鄆一近齊曰西鄆此西鄆也以為懼齊之復見奪則然矣左氏以

為備晉則鄆去晉遠矣

鄭伯伐許

鄭於是三伐許矣聖人葢惡之也前日襄公伐許春秋狄之今日悼公伐許春秋爵之此豈予其伐哉葢悼公在襄未逾年而稱伯且躬擐甲冑從金革之事聖人所深疾也故如其意而書之以見其惡云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来歸

内女見出皆曰来歸然罪惡不可以不辯故有歸之

者有自歸者以見意齊人來歸子叔姬罪在齊也杞叔姬來歸罪在叔姬也叔姬自取出絶故以自歸為文雖姬之罪無所考而觀聖人所書之文則歸之者以見夫不夫自歸者以見婦不婦夫婦人之大倫而王化之本也本立則五教敷而周室中興矣此聖人作春秋之意也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之聘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穀齊地也晉魯大夫不會於晉魯之境而會于齊地
何哉魯自鞌之戰實與晉同疾于齊既而魯得汶陽
田而晉無所獲也於晉無益實怨于齊何哉故復與
齊平今荀首之會于穀實如齊也魯疑其如齊則有
以間魯故道會之以結其志所以銷齊侯議魯之謀
而破晉人謀已之謏也左氏載荀首如齊逆女而僑
如餌諸穀志其會而不知其故也吾故白之以明僑

如之志則聖人所書之意見矣不然僑如餌茍首何與於國事春秋胡為書之

梁山崩

梁山晉地也詩曰奕奕梁山蓋在韓侯之國韓滅於晉其地為晉晉侯及秦伯戰於韓是也梁山晉地而不繫之晉山崩川竭天下之大異天地不為一國而示變聖人亦豈為一國而書之天地示變以警人君聖人志之以示後世君人者觀此亦可以識天意矣

若取其事應以合之曰此梁山崩之驗是亦淫巫瞽
史之事非君子所欲聞也
秋大水
義見桓二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也不書葬魯不會葬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
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蜀之盟機會一失楚人乘之晉遂失諸侯既而摟從楚之餘以伐鄭鄭蓋未返今鄭復還而為中國晉於是乎合諸侯為蟲牢之盟盟鄭且結諸侯之心也晉景即位十有五年矣蓋嘗為清丘斷道之盟以求諸侯于時楚莊方張諸侯二三其德晉不能宗主也今蟲牢之會始能復振中國之勢收諸侯於已失會而盟之且能反鄭於久叛雖未足以成桓文之功而志有足嘉也是以春秋皆舉而爵之無貶辭焉而說者

謂天王崩而諸侯不會為貶且蟲牢鄭地逼近王城晉景於是率諸侯盟之於王城之外以尊王室庸得為罪乎或者徒見定王不書葬因以為責諸侯且定王登遐於是纔二月何葬之為其不書葬者獨魯不會爾安得歸罪諸侯哉諸侯會葬自書於諸侯之策魯安得而書之若是者附會以擠人於惡而沮喪中國盟主之勢非春秋意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宫

有常之禮先王所以辯分非常之禮聖人所以沿情魯之廟制其禮已為非常於非常之間又以私意益之則紊聖人之典干先王之誅矣且諸侯不毀之廟一魯不毀之廟二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不毀之廟為五魯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周室而封伯禽於曲阜伯禽受封之祖廟不可毀而伯禽之所以有魯者則周公之故也故魯祀周公為太祖而伯禽為太室二

廟不毁則有其故此所為非常之禮所以沿情也後世子孫徒見魯之廟制既異於諸侯遂以私意創立徽有功於魯則立宫以祀之此何禮哉武公於此葢十有一世其廟為鬼久矣今創立武宫是以私意干先王之誅也武有靈亦不享矣說禮者不考其妄謬遂謂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因以武宫為魯不毁之廟何魯廟不毁者如是之多也周公以功而不毁伯禽以封而不毁彼武公何為者哉記

禮者出於春秋之後見魯有武宮遂有武世室之語葢不經矣使魯既有武宮而不毀則今當書新不當書立書立者初立也前乎此未之有也學者當以春秋經文為正記禮者出於漢儒不足據也

取鄟

内滅國諱滅書取鄟小國也魯滅國者三皆書取取鄟取邿取鄫是也若宣九年取根牟以承上文葢以齊取萊邑也昭元年取鄆則内邑也二者非滅國不

得用取鄟之例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前乎此衛與宋同盟于蟲牢之盟後乎此衛媵女於宋則宋衛固無私毫之隙也今衛無辭而侵宋吾考其故而無之衛比於晉久矣則侵宋之役疑晉意也蓋前乎此齊未嘗從晉會盟亦未嘗與宋同役楚主蜀之盟則擠齊於衛鄭之下而宋先之蓋以為已固尊於齊也爵為上公而國為三恪何下齊之有及蟲牢之

盟晉始得齊蓋以為不世之幸故加齊於宋之上宋實慊然則宋之在會必有不屈之辭矣於是晉命衛伐之衛實無憾於宋徒以盟主之令有所不得辭焉故孫良夫衛之上卿帥衛師以往不伐而侵之帥師重兵也侵宋淺事也以重兵而行淺事豈力不足哉不情故也故聖人於衛無貶辭蓋志不在衛實譏晉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邾魯之附庸也前日戕鄫子于鄫魯所當治而不治
既而蜀之盟蟲牢之會皆得列於諸侯魯實庇之爲
邾之恩大矣今之來朝不爲過禮矣容其姦而引其
惡受其禮而置其罪春秋之時

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宋之於魯尤親於衛也前日衛以晉之命不得已而
加兵於宋故侵之而已晉蓋以爲侵宋未足以挫宋

之抗也是以命魯公孫嬰齊還自晉而魯以莪及僑
如侵宋奉晉命也然四年使華元來聘五年魯以仲
孫蔑報之宋魯之好方篤則二師之出豈志於伐宋
哉晉憾宋而不自伐移惡於人人亦豈無心腹腎腸
哉用己兵而鬬他人之怨無益於己而貫怨於人宜
魯不忍深加毒宋亦侵其北鄙而已莪及僑如皆魯
之命卿帥師以行其衆必不加少雖入其都圍其邑
無難也而纔侵之此豈其情哉塞責之辭而止矣故

明年華元復來聘公孫壽來納幣而伯姬歸于宋則今日之侵宋不以為憾耳知其命出于晉非魯意也

左氏謂晉命是為得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自辰陵之盟受命于楚楚視之固若已之與也纔貳於晉則兵環其壘鄭不能堪晉不能取故鄭襄南嚮從楚者十有五年蟲牢之盟中國之勢少振故鄭復反而為晉悍公即世楚乘鄭喪把之以兵其為毒

深矣然諸侯伐喪鮮無貶辭而楚不加貶者非與楚也聖人豈責禮義於荆蠻哉以不治治之也王者不治外裔之意於此見矣

冬季孫行父如晉

公孫嬰齊如晉既返而二大夫侵宋晉命也侵宋之師既返而季文子如晉報宋之屈也晉以衞為不用命更以命魯魯侵宋而已魯疑晉以宋為未服而罪魯也故以行父如晉言宋之服以故明年救鄭之役

宋復從晉者魯故也魯區區然帀離於晉者葢蜀之
盟率諸侯叛晉從楚晉實憾之故四大夫一歳之間
三奔命以奉晉之懽心惟恐不得宋以重得罪於晉
也嗚呼一舉而失其勞一至是乎

晉欒書帥師救鄭

善救鄭也救者善則伐之惡可知矣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

乃免牛

鼷鼠食郊牛角者三改卜牛而又食者惟此而已魯郊僭也天豈享僭哉鼷鼠之害説者以為養牲不謹非也鼷鼠豈人致之而亦豈人所能驅之天意不允於魯也故遺其害而著其譴魯不之察又改卜焉違天不祥宜其又食也免牛不郊而猶三望不郊天而祀地其為僭一爾義見僖三十二年

吴伐郯

楚患未艾而加之以吴中國之不幸哉吴固太伯之

後在周為伯父使其用周禮而從中國則春秋固宜得褒異之辭惟狃其本俗故春秋亦從而外之曰吴而已楚始通中國稱荆吴始通中國遂稱吴皆其自稱也太伯避位奔荆蠻自稱句吴後世因而不改故亦曰吴其後書吴子亦因其自稱與楚同焉說者以為無周稱王聖人降而書子非也觀其卒而訃于我可以見矣禮諸侯卒而訃於諸侯皆自稱其本爵不敢有加焉至葬則書公臣子尊之也今吴楚之君卒

皆書子皆其自稱也葬而謚曰王諸侯及其臣子尊之不可以訓故聖人略其葬避其僭號也此為得之胡安國又援國語吳本伯爵此則國語之失彼徒見吳伯之後因以為伯爵耳秦本伯爵亦自稱伯聖人不貶也何獨於吳貶之夫吳秦一耳語吳之先則貴於秦聖人不宜降吳而與秦也姑聽其自稱也云爾若其伐鄭則病中國自是而始春秋蓋為中國憂也其稱國稱子因其勢彊弱所以通中國者詳略如此

若以為聖人筆削所寓則非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曹之於諸侯未為小國特勢不足爾論其名上與衛鄭同其列而無愧較其實則下與邾莒未有以大相過也如征役則上同於衛鄭而朝覲則下比於邾莒嗚呼曹伯蓋亦難矣三年鞌之戰曹固與齊無憾也徒受晉僭之役而有公子首之行伐鄭救鄭無敢不從此其名與鄭衛同也而其實勢不支故鄭衛未嘗

朝魯而曹屢朝之比其實與邾莒比也易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其春秋曹伯之謂乎

不郊猶三望

義見上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楚師再伐鄭以鄭之叛已也鄭豈楚之與哉鄰於楚境楚一得之遂為固有鄭受晉盟則兵屢扼之前日

伐鄭晉以一大夫帥師救之今之伐鄭以九國之君援之其所以為鄭援者日加則知楚日熾也審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春秋書救未有繼之以盟者且合諸侯主乎救鄭而已安用盟盟之所以固攜貳諸侯皆在何固之有今諸侯救鄭而同盟於馬陵吾知其病楚之彊而疑諸侯之貳也於時晉蓋未失鄭馬陵之盟鄭實在焉楚

公孑嬰齊帥師伐鄭前日之師未能得志則今日之役兵不加少益兵以扼鄭鄭能無懼心乎豈特鄭懼之宋衛曹莒邾亦何恃而不恐恐則二心生諸侯之常情也晉侯於是疑其覦楚之彊而貳於楚故救兵未返即為陵而盟之所以諭中外彊弱之勢釋諸侯之懼而弭其貳楚之心也春秋救者凡十有八惟此繼之以盟用是知其病楚而疑諸侯之攜貳也

公至自會

凡公行而反飲至於廟舍爵書勳於冊然公之出固有二事偶者不可以二事至以二事至則若再出焉二事皆善則舉曰至自會二事善惡各一則擇其善者書之蓋惡則飲至之禮有所不敢行茍行之則必飾辭以誣冊書爾聖人皆因其實而書之襃貶自見今救鄭盟於馬陵所以出而二事偶然二事俱無惡故並告於廟而舉書曰公至自會也

吳入州來

州來吳楚之間小國爾吳伐郯中國無救者而楚人亦不敢議其後於是入州來州來微且逼於楚彼得州來不足以為中國重輕而聖人必志之以著楚方張而吳日熾中國諸侯何以堪之故不十年有鍾離之會中國安能並抗二敵哉其外楚不得不連吳也然句吳蠶食之勢自伐郯入州來始所以著其猶夏之漸也說者以為吳乘楚伐鄭而入州來是楚伐鄭晉救鄭之師已反而吳兵方及州來安可謂乘楚之

出哉王當又以爲其後楚兵不敢觀兵於上國者畏
吳也九年楚道吳魯之間伐莒吳何不遂襲其後哉
彼徒見州來近楚而吳入其郛臆度而爲是說其實
非也
冬大雩
周之冬今之八月不雨不得不雩餘見桓五年
衛孫林父出奔晉
孫氏專衛自良夫始良夫見經六專盟者二專兵者

四會盟征伐旣一出其手世及其子安得不横哉林父良夫之子也定公不忍其横不能無憾於心然未加譴而林父奔晉訴於大國而内抗其君其罪可勝誅乎晉不能治反戚於衛奬其臣以逆其君十四年卒自晉入衛晉反之也其後寖淫其惡至襄二十六年入于戚以叛聖人終始著之首書其奔終書其叛林父之罪無所逃矣然衛不能制而容之晉不能治而逸之均罪也衛之弱且制於晉有所不敵而晉佑

叛臣以亂人國其誅可不重乎此春秋之法葢專責晉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魯爲鞌之戰而取汶陽晉力也今韓穿來言歸汶陽田亦晉故也前日以爲可取則如今日勿歸今日以爲宜歸則如前日勿取以爲可取而復歸之以爲宜歸而故取之二者均罪也汶陽故魯田已久

沒於齊及鞌之役晉主是戰一戰而勝反魯侵地然晉實何有哉為魯復田而已前日取田於齊齊失之也晉實無所失今日以田與齊齊得之也晉實何所得失之非已之損得之非已之益宜晉人於取予甚輕且易也特假是田市功於魯市恩於齊耳初為鞌之戰魯實傾國以從傾國以從我而我無以利之則若勞人而無報故取汶陽田以報功於魯焉既敗齊師頃公屈已以事晉晉自文公之後齊蓋以東夏彊

侯未嘗屈於晉也戰鞌一敗銳鋒頓挫蟲牢之盟救鄭之役執兵歃血惟晉是從晉得齊之服為榮大矣故常以取其田為負也魯人得田晉實無補而負齊為多魯人失田晉實無傷而於齊為惠故寧使魯失田而晉無負於齊此所以有韓穿之來也然是田故魯之舊封則在魯為義在齊為不義晉藉田以市功二國爾庸顧夫義不義哉然魯初以四卿得之而今以一言失之何得之艱而失之易也初倚晉之勢而

得之故非四卿并出無以奉晉之歡令畏晉之勢而失之故雖一言之及無敢不承晉命此所以艱於得而易於失也魯侯不剛固無以違矣而晉景彊聒抑亦甚哉聖人書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春秋書法未有若是之詳且婉者也晉侯之罪何所逭乎歸之于齊者迂辭也凡事有曲而不通者必迂其辭以見之晉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與執曹伯歸于京師異矣故曰歸之以見其曲今言汶陽之

田歸之于齊與齊人來歸鄆讙龜隂田異矣故亦曰
歸之以著其不直一字之間其義顯矣信乎非聖人
不能修也汶陽田即鄆讙龜隂初言其田而終舉其
邑此時未為邑也其後齊築為三邑以守之爾故定
十年來歸以邑舉之餘義見取汶陽田

晉欒書帥師侵蔡

蔡迫於楚鮮歸中國葢甘為役矣自翟泉與盟之後
未嘗從中國會盟文十年比楚人為厥貉之次十五

年晉郤缺伐之卒不能反也今纍書以師侵之雖未遂得蔡然亦可謂不畏楚矣故聖人亦書之所以存中國之勢而振霸王之威歟

公孫嬰齊如莒

嬰齊如莒非國事也魯大夫如大國者聘也未有聘小國者如小國謀其私爾公孫茲如牟左氏以為娶焉是亦意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葬亡友猶書之娶何嫌不書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娶也外且書之内安

得不書不書其故謀其私也雖魯有所不能知者矣故無得而書焉嬰齊叔肸之子父不義宣公而甘為匹夫可不謂賢歟而嬰齊專侈于朝且如莒而謀其私為肸之累多矣君子惜之

宋公使華元來聘

求婚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婚禮不稱主人以自媒為嫌也天子娶於諸侯以諸

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娶於大夫以大夫同姓者主之諸侯娶於諸侯父在則聽于父母在則聽于母未有自娶而自主之者也宋公娶於魯而自主之故書曰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譏自媒也公羊以為録伯姬伯姬之賢則然耳何必納幣而預襃之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同趙括無事業見於經其罪不可得而考獨以經文觀之稱國以殺殺無罪也同括何以無罪趙盾弒

靈公於今再世矣再世而不能得賊盾獲死于牖下

殺同括何益哉同括衰之子盾之弟也兄為逆其弟

何與況兄獲全腰領而弟蒙其戮脫渠魁而誅其親

庸為得其罪乎故以無罪録之也左氏載莊姬之譖

有無未必可信吾故略之以經為正而已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凡賞無常輕重眎功周公之制未有無功而賞者也

賜命國之重賞安可以加無功錫命者諸侯繼統命

之為諸侯也賜命者有功而賜命服也禮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大國之君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有加而賜所以賜命也成公即位八年矣朝晉者再未嘗一朝王聘晉聘宋者三未嘗一聘周王師敗未嘗救定王葬未嘗會喪服也二歲一朝今四不朝矣貶爵削地六師移之未為過也不加之刑而加之賞此何法哉葢簡王即位于今三年諒陰初終聽政于天下用姑息之典以

維諸侯而已何嘗之有天子天王之稱也或曰臨天下曰天子臨諸侯曰天王天下即諸侯諸侯即天下何以見其異任伯雨曰天子主乎恩天王主乎法其言則巧而實穿鑿褒貶不在此矣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婦人之義無再行叔姬既絶于杞而以杞目之聖人垂教遠矣郯伯姬不書卒而此書卒成公不以為罪而厚其喪也故明年杞伯來逆其喪以歸畏魯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士燮來聘謀伐郯也郯蕞爾小邦何足以煩二國之

謀而重勤四國之師哉非難於郯難於吳也前年吳

伐郯郯折而從吳吳人方張晉實懼之郯在齊魯之

鄙伐郯而吳救郯則齊魯將受其毒故先謀之於齊

魯俾內爲備而外伐郯兵勢既張則吳有所不敢救

也此所以先聘後伐必四國之兵皆出而後伐之歟

不然郯之爲國偏師足以環其郛尚何用多兵哉初

吳伐郯晉不能救逮其從吳乃動四國之兵而伐之不為其易而為其難晉已失計矣然因其失而遂棄之則吳患益深伐郯猶足以蓋其失也是以春秋無貶辭齊邾書人將卑師少也晉魯不書帥師將尊師少也以四國並起伐郯聲懾吳人而已其實不在用衆也

衛人來媵

義見齊人來媵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春秋之作凡以正天下之非禮非義叔姬既絶於杞而卒於魯則宜葬於魯矣今杞伯來逆其喪以歸此何禮哉禮出妻之子為其母服齊衰杖期若父後則無服其子尚爾於夫何有邪杞伯以叔姬為賢初則不當出以叔姬為不賢則卒不當以歸初以為罪而出之終以為恩而逆之既曰有罪則不宜加恩既加恩則不可謂之罪二者必居其一矣觀杞伯初絶之

不敢直歸之魯先朝魯而後歸之則懼魯可知及卒於魯魯不以為過而厚治其喪杞伯於是懼而復来逆之則出之逆之皆畏魯也非杞伯之心也且夫婦之義而至於出絕其亦不仁矣而聖人不責杞伯者以叔姬之不賢不能順其夫家以奉杞之宗廟也刑于寡妻雖文王之德而太姒之賢聖人列於十亂則姒之懿德何如哉若叔姬之不賢則雖文有不能化也此聖人所以重責叔姬輕待杞伯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伯者之求諸侯假義而已不能久假而遽歸之宜諸侯之貳也晉自蟲牢之盟始得諸侯宋公一言不順則命魯衛侵之六年之役是也魯衛何嫌於宋哉以霸王之命爾既而晉以齊厚於己復奪魯田以歸齊魯之所以事晉者以因晉而得汶陽田也今既復為晉所奪魯何望於晉哉故晉雖惡宋而魯犯晉怒與

宋共爲婚姻之好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而衞遂來媵魯既與宋矣衞復何畏而不從哉魯宋衞合爲一家魯若一言怨晉之奪己田也則天下諸侯舉皆貳晉矣故三國之好既合晉於是懼而爲蒲之盟收諸侯之離心也蒲之盟纔返而晉人亦來媵此非懼三國合好以叛晉其肯然歟晉雖惡宋不順而反妻之狎魯之弱小而反媵之是豈得已哉懼三國之叛心而已夫諸侯同盟必有其故學者不可不稽之蟲牢

之盟以得鄭也馬陵之盟疑諸侯貳於楚也蒲之盟懼三國結婚以叛晉也不考其故而妄言之則春秋為虛文矣未嘗閶聖人作春秋有一言為虛文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内女之書者三紀叔姬與宋伯姬以賢鄫季姬以效不書其初無以見其終故於其歸也皆志之然紀叔姬宋伯姬始終之善可以見矣而鄫姬之惡何自而

明故紀宋二姬卒書葬以見其善之終鄫姬不書葬以見其惡之終也此春秋異其文而見善惡者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婦人嫁三月擇日而見于廟成婦禮也此固娶婦者之禮豈嫁女者所宜與之僖公娶于齊致夫人于廟書曰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是未有女氏之嫁命使以致女于壻氏之廟者今魯嫁伯姬於宋三月而遣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此則有由矣魯既犯晉之所惡而

嫁女於宋衛亦來媵之晉蓋疑三國合而反晉也故前為蒲之盟諸侯既協故晉亦屈已而來媵晉大國也視魯故常眇之今肯以其女為妾乎故晉將送媵女于宋魯疑伯姬未見於廟為晉所脅而不得為夫人也於是遣使以致之古今典禮有廟見之制無致女之文致女者蓋成公一時之權制實非禮也諸儒皆求其說而不得乃以致女為常典誤以廟見為致女也既以致女為是乃疑春秋不書常事則又曰使

卿非禮也且行父魯之貴大夫上卿爾若使而非其宜季氏專且彊其肯任卑者之役乎求其說而不得宜其不免乎鑿也

晉人來媵

諸侯嫁女於諸侯二國媵之是謂三歸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之道也魯嫁伯姬于宋衛晉媵之常事爾何以書葢因其常而有變焉不可不志也魯嫁女衛來媵真情也晉為霸主而下媵魯女實非得已葢迫

於勢而疑諸侯之叛晉也然晉之來媵固有其意而書之若衛人之媵何必志哉蓋不志則無以見其三國來媵為禮之過也其後齊亦來媵爾此所以不得不書衛之媵也若齊之媵尤有説焉觧在後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鄭將叛晉為楚晉侯執之宜得霸討矣而書曰晉人執鄭伯何哉蓋晉所以宗諸侯者非其道宜其得鄭

之叛也前日為蒲之盟諸侯已二三其德以故魯嫁女于宋晉屈已而為之媵葢求魯宋也晉主夏盟以是而求諸侯鄭復何望哉鄭介晉楚之間弱不能自立惟彊是從矣視晉為無足以庇鄭故貳於楚晉不念其所以失鄭之故修德以來鄭乃因其來朝而執之鄭人安得服哉鄭不服而加之以兵尚為得霸討乎楚子執宋公以伐宋晉人執鄭伯以伐鄭其惡僅一間爾此宜其得貶絶於春秋也然楚子執宋公以

伐宋不再舉楚師晉人執鄭伯以伐鄭再舉欒書之
行非褒晉也楚子即宋地執其君以伐其國晉因鄭
伯來朝内執其君外命大夫伐鄭爾執不書其地則
知其在晉再舉師則知其外命大夫也噫君執其君
而臣伐其國其為虐尤酷於楚恃此而宗諸侯宜諸
侯不懐以此而抗楚宜楚人益熾也晉景於是乎無
能為矣區區侵鄭宜其不能得鄭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楚人之患深矣潰莒入鄆何其神乎楚居荆州其地葢遠于莒莒即今之密州也在吳魯之東楚人整兵道吳魯之間越吳魯之境而伐莒吾不知楚兵何以直至於此也楚於是實有輕諸侯之心而諸侯亦拱手愕視無敢議其後者吾於此竊為中國憂嗚呼莒蕞爾小國固不足以抗楚且素與楚隔絶亦豈意楚師之直犯其國哉聞侏儒之聲固已震慴宜其民不

戰而潰也或者罪莒之無備且不得民故釋然而潰
此非人情矣莒之微縱有備其能破楚師乎莒之民
耳聞楚强目未嘗見楚兵也一覩乘廣之師能無懼
乎民雖懷其君亦不勝恤其身矣尚何恃而不逃民
逃則楚若履無人之境故乘破竹之威以遂入鄆也
鄆莒魯交爭之邑于時蓋在莒魯文公城諸及鄆而
未能得襄十二年莒人圍台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則
知成公之世鄆不在魯也楚人潰莒而遂入其邑宜

書遂矣而再舉楚人何哉葢嬰齊伐莒莒潰以偏師入鄆爾嬰不在故不得書遂再舉楚人以見莒判然瓦解雖偏師猶足以入鄆也嗚呼楚兵横行直抵海瀆齊晉不能闘其前吴魯不能犄其後吾不知諸侯何如是之無謀也學者不責諸侯之無謀而責莒人之無備非春秋之意矣

秦人白狄伐晉

白狄亦何常主之有哉甲彊則主乎甲乙彊則順乎

乙君子不治也獨責中國爲重矣宣八年晉成嘗以白狄伐秦今秦伯亦以白狄伐晉白狄介秦晉之間惟所用之而秦晉二君皆中國疆侯用非族以伐同類其居心何若哉故聖人槩稱人間不書及一乎狄也秦晉自殽之役于此四十有七年各弈四世而怨不釋則亦無以爲人矣聖人葢均惡之今又互用白狄以交攻惡同罪均無以大相過也前日晉書師今日秦書人所用之兵有衆寡將有尊卑爾其實均不

義非有所輕重也

鄭人圍許

鄭人圍許鄭伯未釋也執其君而民不服反圍許以動晉嗚呼舉而不義招辱於天下區區詐力果何足恃哉王者之師誅其君弔其民民大悅今雖殺其君鄭不可得晉之為辱大矣鄭人葢曰寡君無罪而晉執之鄭以社稷之靈既有君矣故圍許以示不畏晉噫晉於此雖反其君而鄭不受雖殺其君而鄭不服

晉侯於鄭吾見其愧無隙以入地矣雖悔前日執鄭伯庸可及乎鄭固素虐於許而今日之師無意於許葢激晉之恥而已

城中城

前者楚人伐莒遂入鄆鄆逼於魯魯實懼之今城中城備不虞也中城即今海州之邑雖遠於楚觀莒之潰亦不可不備也况得時乎此不為貶

十年春衞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衛何憾於鄭哉霸主之命也晉不義而執人之君鄭不服負愧於鄭將歸其君而鄭無求君之意進退皇皇然無以自處故令衛師侵鄭意鄭或懼而求反其君得以憑藉而歸鄭伯也鄭卒無一言之屈故五月率諸侯伐鄭而納鄭伯焉未聞既執其君乃伐其國而求反其君也晉侯是何顔以宗諸侯乎黒背稱弟母弟也衛定篤於母而親於弟與齊僖厚其弟年者異世同轍也年之子無知弒君黒背之子剽簒國是

武一道也私其親而厚寵之果有益於國乎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四月既非時而五卜為凟已甚不免牲不免牛而曰乃不郊忿詞也天之所以不許魯郊也明矣乃不自咎尚忿而不郊成公之悖甚矣春秋書免牲者二猶有從容畏天之意書乃不郊者三是忿而遂置之也天可忿乎吾為懼矣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晉景執鄭伯以伐鄭而鄭不服圍許激晉晉將歸鄭伯而鄭不求又命衛以侵鄭鄭卒不求復其君晉景於此儳然如不終日欲歸其君而鄭不求欲殺其君而鄭不服故忍靦顔以合諸侯伐鄭而歸之然以單使歸其君鄭苟拒而不受則返何以置之哉故假六國之兵以勢扼鄭而必其入也噫初而執之以一夫之力今而歸之脅六國之師何執之易而釋之反難哉義不足也執之以義則鄭傾國而聽晉求歸其君

安用伐之而後歸執之而不義則鄭立君以抗晉而晉無如之何故雖納之有所不受嗚呼霸主之舉錯其可忽諸彼徒見文公嘗執曹衛二君而得國故亦執鄭伯焉亦豈知其反為辱哉然曹伯襄衛侯鄭皆書歸而鄭伯不書歸蓋曹衛之人幸其君之釋而有欲歸之志故以歸告諸侯魯史書其歸聖人亦以書之今鄭伯之執晉實不義鄭人不服奉鄭世子以抗晉晉彊納之非鄭欲其歸也故不以歸告於諸侯魯

史不書歸故聖人亦不得以歸書之非聖人故畧之也觀晉伐鄭而十三年鄭伯從晉伐秦則鄭伯於此歸鄭可知矣不書納實歸之不可言納也諸侯葢恥言納尚何辭而書之故公之歸不至告廟也魯史不書春秋安得而葢之哉

齊人來媵

齊晉大國下媵於魯說者以為慕伯姬之賢或曰以三國媵僭天子皆非也葢有其故矣晉之媵晉自屈

也齊之縢晉以之也晉初奪魯田以復歸齊魯於是憾晉侯與宋為婚衛人來縢晉疑魯與宋衛合叛晉故亦屈已而來縢晉之屈實以奪魯田以與齊之故也晉已屈已與宋魯衛為姻婭之國齊獨取汶陽以結怨於魯使魯教晉復為鞌之戰齊獨能抗乎故見晉人來縢亦屈已而來縢外從晉之欲内市魯之歡且得宋之援也齊以一女為縢而為齊之利多矣雖屈辱有所不辭也此齊晉所以來縢之意不然二大

國之彊未易爲宋魯屈也彼所謂慕伯姬之賢與三

國僭天子非是之意也伯姬之賢見於守節以死未

死之際何以顯其賢宋非彊國安能屈齊晉之膢殆

因魯女而坐享其榮爾非宋求之也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奔喪會葬臣子之事也天王崩諸侯會葬同盟卒大

夫會葬禮也晉侯獳卒而公如晉會葬之辱甚矣宣

十年齊侯元卒公如齊公至自齊吏以公孫歸父如齊故書葬齊惠公今公如晉久留于晉及葬景公而後反實公之辱也故不書葬晉景公為内諱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公自前年七月如晉至今三月而後至留於晉者凡九月魯亦有人民社稷之守乎晉侯獳卒於五月則九月葬矣既葬而猶於晉者凡六月吾竊為成公懼

之于時季氏曰彊行父葢秉魯政也政在季氏者凡
九月魯之為魯抑亦可危矣然襄公如楚亦踰年而
後返于時季武子乘公不在而取卞故春秋於二十
九年春正月書公在楚志公所在以存魯而誅武子
也令公之出文子秉政然無取卞之事故聖人不書
公在晉則夫文子專未若武子之甚也孔子稱其三
思而後行葢亦慮而有畏者歟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前年公如晉留於晉者凡九月公何負於晉而晉止之晉之不義也甚矣初無罪而執鄭伯鄭人不服欲殺之不能欲歸之不可反受其辱尚不自悛今又止公何為邪徒以魯與宋衛結婚姻之援以抗晉而晉齊屈而膢之也今公既返因以郤犫來聘且抗公而盟之陽為禮而陰實疑魯蓋厲公初立而求諸侯疑公憾其見止而或叛晉也故因聘而盟之郤犫之來也蓋曰拜前日之朝且通嗣君爾而郤犫之盟何意

哉吾於此見晉人來聘之不情而魯之弱矣以公而敵大夫其辱為如何聖人沒公不書非苟為內諱伸公所以誅郤犨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

行父如晉報郤犨之聘也僑如如齊改事齊也既報聘於晉而復事齊何邪魯弱不能自立從容於二大國之間惟厚於己者親之爾初魯所以事晉者以晉能助己為鞌之戰而取汶陽田也不數歲晉復奪而

子齊魯何賴於晉哉故事晉之心益怠矣前日以憾齊之故不得不事晉今田既復入齊矣魯與宋婚而齊且來媵尚何慊於齊乎晉既以魯為貳已公朝之而反見止其不厚於魯也明矣郤犨來聘又抗公而盟之魯安能忍辱以服事晉乎故以僑如如齊通舊好且倚齊而抗晉也然既事齊矣何用報晉蓋于時齊亦比于晉以復汶陽田也今事齊而遽絶晉不惟魯犯晉怒齊且不敢庇魯以抗晉也故分使兩聘而

羈縻於齊晉之間其實心於齊而外晉矣故十四年

僑如如齊逆女又娶於齊焉則今日如齊之役非獨

貳晉且謀婚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外內出入之辯自天子至於庶人同之安有天子獨

有內無外有入無出也陋儒穿鑿而使聖人之辭有

所不逹吾且哂之天王無出吾於僖二十四年天王

出居于鄭既言之矣自周無出吾猶有言也春秋内外之臣書奔者五書出奔者三十有七直書奔者無位之辭也或自外而奔也書出者有位之辭也自内而出也戍夫夫鑿生自周無出之論葢以王子瑕奔晉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不書出爾至周公書出其論既不攻而敗乃文之曰周公自絕而出也嘻孰使其妄生無出之論乃自病而自灸哉且考之於古周無不言出之理書曰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

取幣乃復入又曰諸侯出廟門俟曰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不知何以得自周無出之説也周公之罪雖不可灼知然其出奔非已不能自安則内不容也周室之政何政矣自内而出故不得不書出若夫王子瑕則閽俀夫之禍而奔王子朝則閽敬王之至而奔皆非有位者也或自外而奔也故不書出晉先蔑奔秦自令狐而奔也歸父奔齊自笙而奔也故不得言出宋萬出奔陳衛孫林父出奔晉皆自内而奔故

不得不言出必曰在周無出則先蔑歸父亦不書出
無乃晉僭亦無出邪其說陋矣聖人書周公出奔晉
不在有出無出之間所譏者周與晉矣周之盛時王
臣有罪放殺屏竄惟上所令得罪於主則延頸就死
否則素服待放矣未聞有罪而擔然自奔也王之所
棄天下同棄之命一出孰敢匿其姦大則討之以敵
王所愾小則執之以歸于甸人未聞黜于周而保於
晉也周室不綱聖人所不忍責而晉為逋逃主匿比

罪人以抗天子其罪何可不誅哉此周公出奔晉之意若曰自周無出非吾所欲聞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晉厲初立而求諸侯於是為瑣澤之會然所會者魯衛而已齊宋不與也前年叔孫僑如如齊魯實貳於齊事晉晉不篤故晉求諸侯必先得魯衛以魯衛於齊宋為姻魯衛不叛則齊宋至矣此會于瑣澤之故也左氏載宋合晉楚之成鄭人聽成考之於經既不書

楚且不及宋晉所會者魯衛爾無一毫合者此不知是何年事左氏誤附會矣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齊桓創霸天下皆諭其志也晉厲嗣霸之初首敗狄於交剛順諸侯之欲以懷其心而已故晉有命諸侯有所不敢違也于時狄實未有以戕諸侯而晉敗之雖復霸業於春秋為美事而聖人書人者責其僞也其不言戰而以直敗為文者非詐戰也言其力之原

不敵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晉彊國厲公健主也且世嗣霸統未遽為諸侯下也今不徵兵於魯而曰乞師焉豈情也哉成公作丘甲甲士衆而精悍多兵實彊於諸侯晉葢忌之於是假遜順之禮以乞師其實陰謀以困魯也藉遜順以行陰謀魯不察更以為腆單使至庭則掃三軍之衆以

從晉晉用之而屢得志於諸侯何晉侯之姦而魯君之不悟哉故外之求乞師者惟成公之世信乎非成公之作丘甲無以招晉之來非成公之昏庸無以墮厲公之計也晉之來乞師者四其謀則一厲公之姦至矣乞者屈辱之辭加晉以屈辱之辭聖人葢賤厲公矣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情偽而迹真君子誅其偽迹公而情私君子治其私春秋之所以為春秋判天下之情迹而已公如京師迹若真而情實偽晉侯伐秦迹若公而情實私不可不察也春秋至是百有餘年未聞有諸侯如京師者僖公因王之狩而再朝王所葢非其地矣成公獨能如京師而朝王其迹不旣真與然公實非朝王志於會晉伐秦而已則其情已露故聖人首書晉侯使郤錡來乞師而繼書公自京師遂會晉侯伐秦著其偽

也秦晉交怨五十餘年其已極矣前年秦人復以白狄伐晉雖晉侯以怨報怨不失為直而秦獨於晉為深仇彼諸侯何嫌於秦哉葢未嘗以寸兵尺鏃遺諸侯也今厲公合諸侯以為兵車之會葢以霸主之令脅之則其迹若公矣然合諸侯以除中國之患可也今乃摟之以報己怨庸得為公乎前乎此晉之伐秦者屢矣未嘗脅霸主之威用諸侯之力以疾秦今以公合諸侯而私用之故聖人書公會晉侯某侯伐秦

志其私也是二者均罪人矣若夫公如京師責之淺者則曰十二公之中惟成公如京師聖人葢褒之責之深者則曰公因伐秦過京師而已未嘗朝也故不書朝淺者在所不辯而深者吾竊以為過矣且公三月如京師至五月而會晉伐秦久留京師非朝王而然與公朝於王所非其所也故不可書公如王所而書朝焉若公朝齊晉及内大夫聘於京師皆書如而朝聘自見矣今書公如京師責其不朝葢曰不因伐

秦則亦不朝京師耳然說者以朝京師係襃貶甚重則惟責魯而不問晉晉亦烏得為無罪哉於時吳楚交興諸侯震恐晉厲嗣霸不圖制吳楚以安中國乃連諸侯以報私忿諸侯豈晉所宜用哉徒以霸而謀自安則勢有所不得不順齊桓晉文合諸侯以安諸侯一不義則君子責其非況合諸侯以自謀其私可置而勿議哉吾於此見晉魯均受其貶矣三傳諸儒無一言及晉吾故益之以明聖人之意而已

曹伯廬卒于師

為人役而喪其身聖人閔之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公初如京師而後至伐秦此則以明公初不如京師特因伐秦過天子而朝之也故其返也不敢曰至自京師而罔宗廟也然於時以從霸主為重而如京師為輕以朝王為不足道而以伐秦為榮故其返也以伐秦至而不以京師至也雖時態以為常而聖人書

之亦足以見京師輕而諸侯重也悲夫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見於經自隱三年至此卒葬未嘗書于册公羊以為傳聞之世録大略小或者又以莒無謚非也莒人廢禮卒不告故不書卒葬不會故不書葬無他義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林父得罪於衛而出奔晉倚晉逼衛以求入也晉為

霸主不執之以正其罪反臽比罪人扼衛而彊歸之林父既脅晉以得入知衛侯畏晉而不敢治已則肆惡於衛肅何忌哉故其後卒至於叛所以叛衛者林父也而致林父之叛者晉也晉侯之罪當加林父一等此聖人所以書歸自晉歟凡曰歸自某者某歸之也歸者其罪輕歸之者其罪重故吾以為春秋責晉為重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譏不親迎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鄭之伐許非策也吾于三年去疾伐許既言之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一事而再見者先氏後名常也不獨逆女為然公孫

歸父如晉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之類是也左氏

謂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鑿而無義矣稱婦有姑

也于時穆姜存焉爾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嬰齊公子遂之子宣十八年歸父奔齊魯人以嬰齊後歸父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則嬰齊仲遂之孫矣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故曰仲嬰齊然以弟而後於兄昭穆為不順不可以訓況仲遂魯之賊歸父且

棄命奔齊則雖絶其後不為已甚而魯人為之後故春秋於仲遂之卒獨書其字而仲嬰齊無事業見於世亦書其卒足以見魯人不絶仲氏尤以遂為賢且有功於魯也成公宣之嫡子遂有恩於其父子忍絶其後乎則東門氏者三家惡之成公益厚之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合諸侯於戚所以葢前日伐秦之非也前日伐秦

私用之今日于戚公盟之然伐秦之役則齊侯宋公
滕人皆在今日戚之會宋以世子齊以大夫而滕且
不至矣蓋前日以公合諸侯諸侯初不知其伐秦以
兵車會之既而晉侯乃摟之以報怨諸侯不允也故
今日之會齊宋莫測其然姑以世子大夫聽命而已
滕雖不至晉亦無若之何蓋已有以欺諸侯無怪夫
諸侯之不篤信也晉懼諸侯之攜故曹已與盟復執
之以責歡於諸侯蓋曰吾合諸侯爲天下討亂治逆

也噫亦既偽矣安有既盟之復執之則賞罰不亦紊乎雖得霸討其實假義以葢伐秦之失而已非真情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僖二十有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書人書歸之于此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書侯書歸于吾用是知春秋一字褒貶果非聖人不能修也文公晉之賢君乃聽元咺之訟而執人之君故書人以執貶詞也

已既執非其罪乃不自決更以累京師故書歸之于

迂詞也今曹成公因宣公之死乃殺世子以自立是

天下之罪人也晉侯執之且不敢自決而歸于京師

舉措皆正故書侯而不書人志褒且直之之詞也然

則固常事耳何用書之蓋不執之於盟之前而執之

於既受盟之後則晉侯非心於討曹特假義以維諸

侯之心而已左氏不違因以謂會于戚專于討曹且

曹與戚之會晉侯初合諸侯而盟之以洗其前日私

用諸侯以伐秦之謗特疑諸侯之貳因討曹以示義也不執之于未盟而執之于已盟則戚之會初不為討曹也明矣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鄭有以招之也前年鄭公子喜無故而伐許許楚之與也鄭昔嘗伐許而楚不問以鄭在楚耳

今鄭從晉而伐己之與國楚能不惡鄭乎故楚子伐鄭為許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華元宋之賢大夫也其出奔晉何邪為山及魚石所迫也華元歸而山見殺魚石叛則知初之出也山與魚石迫之矣元為右師而二叛將作不能已之乃狼顧而奔晉倚晉而復歸亦足以見元之懦而不立忠

而無謀也論元之心則與衛孫林父異觀元之跡則與衛孫林父同美惡不嫌同辭故聖人一書之然觀林父歸而卒至于叛元歸而殺山逐魚石則善惡自判矣美惡雖同辭庸何傷于襃貶哉左氏載魚石止華元于河上而經實書奔晉又曰請討山既討山則魚石何用奔楚考其言無一毫合于經在所不信蓋山與魚石均宋之亂臣故山見殺而魚石奔復倚楚而入判然無足疑者若從左氏之說則漫不可考耳

宋殺其大夫山

山名而不氏宋之亂臣也聖人惡之奪其族所以著其惡焉然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既殺有罪而以累上之辭書之何邪所以致山之惡者君也宋共寵任蕩氏共公卒而蕩氏專逐華元比魚石以為宋患雖山之惡甚白而所以成其惡葢自君上也故以累上之辭書之然山之罪卒不可赦故黜族以見惡用是知春秋褒貶如天地之無私也諸儒囁嚅于善惡之

問不違者因以不書氏爲闕文葢疏矣

宋魚石出奔楚

華元歸誅蕩山逐魚石而宋國以靖則元之功足以葢其過矣故華元出係之宋歸係之宋以宋以之爲重也然魚石既奔而復入以叛楚之力也則石之惡併蕩山誅之未爲太甚逐之而爲患猶爲失謀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衞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首止之會書及以會霸主諸侯一德以尊王世子也鍾離之會書會以會霸主諸侯二志於吳也當是時諸侯皆聽於晉諸大夫知會晉而已及會吳晉志也故先會晉而後會吳殊會所以别二志焉故不曰及以會而曰會以會也于柤于向同是義晉厲之霸諸侯震恐其敢不以晉命而會吳乎然晉所以屈而會吳則有由矣于時吳楚兩熾吳楚合則中國危晉既抗楚則不得不與吳以夺楚援此所以合諸侯而會

於鍾離也然襄五年戚之會吳人在焉而不殊會何也葢鍾離柤向皆近吳晉合諸侯往會之故曰會以會戚衞地晉侯合諸侯於戚吳以人來會故不殊會事殊文異無用多疑而說者以為尊吳故殊會與首止文同不知首止之會葢書及以會非若會以會之異也聖人豈以吳比王世子哉說者又曰會以會外吳也且吳楚均夷狄原其先則吳貴於楚齊之盟盂之會未嘗外楚而獨外吳何也此葢晉率諸侯往會

之其義甚顯安用鑿生尊之外之之說也哉

許遷于葉

許自遷也鄭虐於許許畏鄭遷於葉葉近楚倚楚以抗鄭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著木而冰異之大者陰陽之理紊矣以為陰之極則宜雪不宜雨以為陽之戾則木非所宜冰木為少陽得水而生今反冰求其理不可曉冰為少陰因水

而結令雨結冰其變不可測要之聖王不作皇極不建五行之經反而為災聖人書之非苟責時君所以警後世也何休指沙隨莒丘之事為應此覡語也君子不道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叛晉從楚為楚侵宋故未幾有鄢陵之役也鄭成公即位于今十年其間外被楚師内蒙晉辱卒不叛

者以晉有足依以抗楚也今晉率諸侯以事吳鄭不惟役於晉且將役於吳矣事一楚孰愈於兩晉故寧折而入楚焉自是一叛終成公之世不返有以也夫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欒黶乞師以伐鄭魯師不及期晉侯憾之故沙隨之會不見公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鄭叛晉從楚晉侯之伐敵晉者鄭也而以楚加鄭鄭
推之爾鄭叛盟犯順且背強楚以抗中國罪在不言
而晉能以單師勝楚鄭之衆晉亦彊矣然鄭師雖敗
而卒不及者以晉侯恃力而不修德其不見公執行
父皆非所以來諸侯之術宜鄭成雖敗而不服也戰
稱爵敗稱師春秋之常楚敗稱子文誤耳說者以為
楚子傷焉故斥言之鑿說也宋襄公敗于泓身傷而
死何以不稱宋公敗績而書宋師邪春秋義同則文

一聖人不為區區之義以自牙盾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兵敗君傷將之罪也殺之何甚然稱國以殺以累上之辭書之何哉古者命將出師推轂而告之曰閫以外將軍制之閫以內寡人制之舉三軍之命以授於將故其敗也君得以懲其罪將亦為三軍伏誅而不恤今鄢陵之戰楚子在焉已以自敗何以責過於將雖有命其敗實君主之尚何誅哉宜子反有不朽

之言而春秋不以殺有罪書之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沙隨之會晉蓋疑諸侯之貳故會以卜之鄭既叛晉

而宋亦被鄭兵宋固在所疑及鄢陵之戰乞師於魯

而我師不出諸侯亦無以寸兵助晉者此晉所以不

旋踵而為是會也然諸侯均不助晉而獨不見公蓋

以早辱乞師而魯不出其所以待魯者若恭而魯實

若倨也故獨責魯焉然魯安敢倨晉內有僑如之難

而兵不及期耳晉侯不察直將加無禮於公公雖不見而實有辭夫又何恥況諸侯均不佑晉何獨責我哉夫內惡必諱春秋之常雖不得已亦加隱避所以存君臣之義也君弑則書薨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遜屈而盟大夫則書及叛盟失信則沒公而書會今直書公會無隱者非內之惡晉之謬也見諸侯而獨不見公則用心既頗以兵不及戰而責人則為謀不仁不恤人之難而責其必至則於義為悖其罪在晉

吾何恥哉故在所不諱也

公至自會

以會告也公雖不見而實往會由不在己可以成事

告也故曰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晉侯敗楚鄭之師于鄢陵鄭卒不反今又以王命伐

之而鄭一不之顧鄭則罪矣晉厲恃勢力以屈人人

不我屈無怪也鄢陵之役晉來乞師魯兵不及期公

受其辱今晉不乞師而公會之畏晉可知然期而失期而君蒙不見之恥不期而至則臣有見執之辱至不至均有罪焉諸侯之事晉者亦難矣宜鄭伯一叛而不反也王臣會伐自此始義見柯陵之盟

曹伯歸自京師

曹成殺世子而自立是天下之大惡也晉侯執之不自正其罪以歸京師尊王室也簡王不能正王法以令天下復歸之曹王室不綱失政刑矣自後春秋亂

臣賊子其徒實繫東周之君固不能行九伐之典爾今幸晉厲有尊周之心不自裁處而歸曹伯于京師王茍因是以用其威福之柄則天下孰不震慴王室猶有望於復興也今乃置而姑息之諸侯判然知王法不復行其何忌而不爲亂臣賊子哉吾於此重爲周王惜之春秋書執諸侯歸京師者二晉文執衛侯歸于京師既而晉自釋之書曰衛侯鄭歸於衛不云歸自京師者非王命也今曹伯歸自京師王命釋之

也然衛侯鄭名而曹伯不名此又輕重其文以見義者凡諸侯有惡則名不然則否鄭之歸晉文以有罪而赦之故順其欲而名之名鄭所以責晉文也曹伯之歸簡王以為無罪而釋之故亦因其志而不名不名曹伯所以譏王室也觀乎此然後知春秋非聖人不能修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鄢陵之役魯師失期晉侯不見公伐鄭之役公親會

之而又執季文子晉之舉措亦謬矣不及期則不見其君親會之後執其臣諸侯何以堪此晉厲之為人蓋亦虐哉宜其不克終也舍者次舍之舍穀梁得之蓋拘之于苕丘以要魯之服左氏以為赦之非也楚子執宋公及薄之盟赦之書曰釋宋公不曰舍之此若赦之亦曰釋行父足矣安用書舍之于苕丘且明著其地哉稽之文義亦無以舍為赦者其說疎矣故吾從穀梁為正然季孫意如叔孫婼之執皆書至而

此不書至葢晉旋釋之而與公同至也告廟以公為重書公至自會則行父從而至矣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三家専僭埶醜德齊各乘隙以相傾鄢陵之役僑如謀去季孟公懼内亂設警備而後出兵用是失晉期以得罪於晉僑如之故也僑如懼公及行父訴於晉而謀之故反譖於晉晉亦不見公及執行父亦僑如之故也然理有順逆情有真僞卒之公及行父不辯

而自明晉將釋之僑如懼公之至而責其罪也故出奔齊噫敗國譖君之賊捲然如齊而齊匿之齊亦有國有君乎抑亦高國之黨同惡相濟也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公及行父之出於今六月矣君臣久稽於外以僑如之譖而晉責之罪不釋也今僑如之譖既敗不遂而奔故晉釋行父而盟之於扈公至自會歸而刺公子偃偃僑如之黨也則公之不見與夫行父之執皆僑

如之譖明矣春秋之文簡而明考其原則情狀昭然

矣

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非其罪也不書其故無以見其非罪故先書戍而後書刺偃之罪於僑如之奔已知其為惡黨故直書刺而罪自顯春秋之法如此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衛北宮括侵鄭晉命也左氏以為救晉彼何據而云

哉使晉被鄭兵而衛救之則有援霸主之功何得不書救而書侵邪此鑿說不足據蓋將合諸侯伐鄭而疑楚必佑之乃先命衛人侵之以嘗其鋒故未幾有柯陵之役也無他義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衛

桓文襄成之霸蓋嘗摟諸侯伐叛矣未嘗屈王師下伐也屈王師下伐始於晉厲世衰謀迫霸業日隳初

則挾王師以令諸侯摟諸侯以討攜貳兵役不敢及周也令兵戎之役周亦與焉陵夷甚矣厲公暴戾專以力而屈鄭鄭伯一叛雖鄢陵之兵敗而鄭不服乃責魯兵之後期罪諸侯之不我用於是挾天子之命屈尹單以令諸侯雖王臣臨之諸侯不敢不至以七國之衆加以王師而鄭未反故遂與柯陵之盟特藉王臣為是盟而必諸侯之信耳且伐鄭自伐鄭鄭既未服何用同盟哉此實無所謂而然徒幸王臣之在

以令諸侯也初集王師以脅鄭後倚王臣以結諸侯爲晉之計則善矣而周室不幾於替乎其得鄭不得鄭在所不問而屈王師下伐蓋始於晉厲君子不可不察也

齊高無咎出奔莒

高國崔𩛰皆齊之彊臣也非爭政不勝而奔則詭謀暴露而出決非善之者故今年高氏奔而明年國氏誅其故可知矣

九月辛丑用郊

魯之卜郊自僖公始而用郊自成公始葢前乎此雖以史遯請之於王而得用郊葢疑其僭而天不享故卜之而未遽用也成公七年葢嘗卜之已而不從乃免牛十年又嘗卜之五卜不從怠而遂不郊不復免牛免牲矣今成公懼卜而不從則不得郊故不復卜而直用之聖人書曰用郊葢前乎此未嘗用也至定哀之郊則不復書用葢責不在定哀其用之始於成

公與用田賦用致夫人同而謬者求其説不得遽以為用人其丈離一至是哉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魯一作丘甲而晉四乞師於魯一不及期則公不見而臣執辱多兵果何利哉荀罃之來魯其敢違乎故

冬公會晉侯伐鄭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晉三伐鄭皆以王師冠之王威豈能攝楚而服鄭哉

徒假之以致諸侯之師也然三伐鄭而鄭不歸亦足以見力之不足恃矣而晉厲不能内脩德以來之徒極其忿而不置鄭卒不服晉亦以亂身陷不測攘外而不治内吁可戒哉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公從伐鄭者三而兩至自會蓋無功以告廟徒以會至也今之伐又何功之有乃至自伐何邪前此二伐非乞師而往則其反也亦不以師行而告今之伐以

乞師而會則其反也不得不以伐告焉用是知聖人之書至從告廟為得其實危之之說於是踈矣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大夫之卒書其實而已月日所以紀其實也十一月無壬申誤爾公穀附會以為待公命然後卒大夫卒豈待公命而後書之借曰必待公至而書則亦當以其卒之月日以志其實安得移其日於公至之後以㕘編序哉其說迂矣公孫嬰齊叔肸之子非歸父之

子或者疑其為歸父之子故必待公至而卒之此尤
踈謬歸父之子乃仲嬰齊既於十五年卒安得於此
再卒乎此從公伐鄭未至而卒於外爾無他義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厲公之虐甚矣一日而殺三大夫卿佐國之股肱一
怒而誅誰與處哉宜其禍不旋踵也穀梁謂禍於是

起信矣

楚人滅舒庸

舒庸故楚之與同惡相滅在所不録然中夏必書之以見楚之拓大疆埸日侵中國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胥童之殺君殺之也故以國殺為文而傳者以為欒書中行偃殺之遂弑厲公若然則宜書晉弑其君州蒲及其大夫胥童以尊及卑然後為順今先書晉殺

其大夫胥童而後書晉弑其君則胥童之殺在厲公
未弑之前厲公殺之也初殺三郤繼殺胥童故欒氏
中行氏有所不安而謀逆焉其事自順無用穿鑿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厲公之興哆然修文之業其志有足尚者然剛暴不
仁果於用威敗狄伐秦既如其志然當吳楚並興欲
抗吳則畏楚欲抗楚則慮吳遂合諸侯以會吳於鍾
離蓋吳楚合中國無以抗之也吳既我附故明年遂

與鄢陵之師大敗楚鄭其為謀蓋亦深矣然晉雖得志而鄭不反於是時也可以退而增修其德求鄭所以不服之故治內以柔之何患鄭不反而楚不懷乃遷怒於魯以魯兵不出而隳己功也故沙隨之會不見公苕丘之役執行父蓋亦不知自反矣既而上屈王師下連諸侯三疾于鄭鄭不能得其怨益甚怒無所洩乃內疾於卿佐殺三郤誅胥童立其朝者儳然如不終日故中行欒氏逆戍于頃刻嗚呼剛暴之君

可不鑒哉凡春秋書弑君以國弑者君無道也一國之人共疾其上也夫立於一國之上而為一國之所疾宜其及禍矣悲夫

齊殺其大夫國佐

以傳考之國子以其私邑叛則殺之為得其罪矣今乃以累上之辭書之何哉蓋所以致國佐之叛者君也靈公不君視不明聽不聰以譖而罪國子故國子叛則其殺也安得不以累上之辭書之

公如晉

成晉亂且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晉厲豪禍楚鄭乘隙而襲中國伐宋之舉宣志納魚石哉將以亂宋而窺中夏也故聖人亦因其志而不書納使若伐宋自伐宋魚石復入于彭城石自入也說者或曰不言納不與其納且宣十一年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何以直書納志於納者聖人

與其納若納之善否褒貶自見非志於納者聖人不與其納其志本於亂中國不在納魚石也且助魚石之亂於楚何利而志於納之彼曰納魚石特假以伐宋貽中國之亂而後楚得以逞也然魚石之入宜曰叛而不書叛非石志於叛楚子驅之以亂宋耳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宣十年齊侯元卒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侯使國佐來

聘頃公即位未踰年而遣大夫來聘直稱齊侯君子譏之今晉厲公弒悼公繼嗣統禮為人後者為人子則亦嗣子矣而士匄來聘亦書晉侯非禮也冬士魴之來十二月虛朾之盟亦稱晉侯悼公蓋以巳非厲公之子不復考踰年之禮矣左氏更以為有禮吾所不曉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苑囿之地國有常制魯有大野苑囿之地也今築鹿囿何為哉古者山林藪澤之利與民共之不立防限民以自專其利也築鹿囿立防以專其利矣此非苟書土功之事左氏獨責其不時非經意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前日伐宋今日侵宋豈志于納魚石哉侵中國也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衞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楚鄭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仲孫蔑遂會晉侯為虛朾之盟兵車之會也會以兵車而不用葢晉悼新立未敢遂役諸侯故乞師以觀諸侯之志諸侯順從姑盟之以固其心而已此悼公之興和而有禮宜其卒成霸業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右成公盡十有八年

春秋經筌卷十